

大战略研究丛书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

〔美〕 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主编
韩召颖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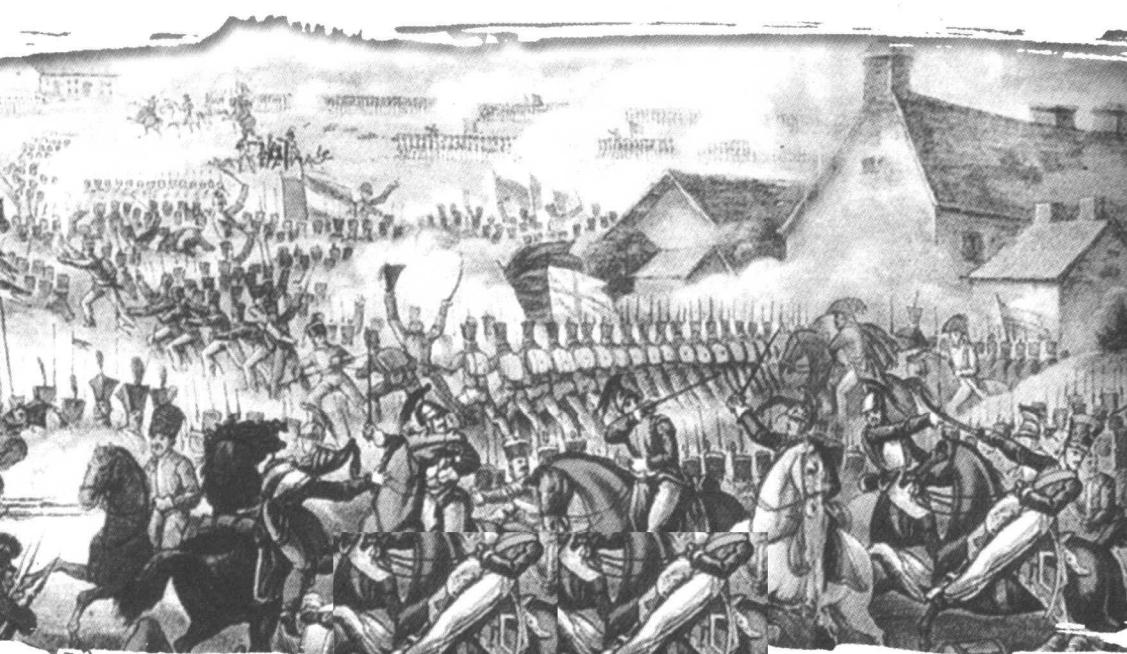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

〔美〕 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主编
韩召颖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 - 2004 - 136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美)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

(大战略研究丛书)

ISBN 7 - 301 - 09078 - 1

I . 美… II . ①伊… ②韩… III . 对外关系 - 美国 - 文集
IV . D871.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6102 号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Edited by G. John Ikenberr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2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书 名: 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

著作责任者: [美]约翰·伊肯伯里 主编 韩召颖 译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7 - 301 - 09078 - 1/D · 119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335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总序

跨入 21 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像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 (Andre Beaufre) 的总结恰当其实：“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 (B. Liddell Hart) 所言，“大战略研究的绝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勘探和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促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而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

大战略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

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二

21世纪初，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未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概言之，20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入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

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至于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两家机构的决定可谓慧眼独具,既体现出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的现实高度,亦展现出致力于学术追求的理想气魄。

本套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本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即西方学者的经典旧作和最新力作、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鉴月,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认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

进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之上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读者。

本套丛书的组织得到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鼎力支持。他们的学术指导是本套丛书在理论建构和现实价值等方面质量的保证。美国波士顿学院陆伯彬(Robert S. Ross)教授积极引荐西方大战略著作，居功厥伟。

本套丛书的组织体现了国内学术新锐联袂推进中国战略研究的努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各尽心力。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究的未来。

是为序。

《大战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12月14日

译 序

单极世界、美国霸权与美国大战略

冷战结束后,以美苏对抗为突出特点的两极世界已经成为了历史,有人预言多极时代即将来临。然而,在 20 世纪最后 10 年,人们所期望的多极世界并没有出现,取代冷战时期两极世界的是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而且,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并没有像有些人所期待的那样遭到其他大国联合抵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了维护霸权地位,美国未来又会采取何种战略?《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一书中的作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冷战结束后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国际体系得以维持的原因以及美国未来应该采取的大战略。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霸权的本质和特征,有助于我们了解未来美国的对外战略。

一、单极世界与美国霸权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对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特点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① 有人认为当前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单极,有人认为是多极,或者说国际体系目前正处于向多极世界过渡的时期,还有人提出是一超多强。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无法否认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事实。虽然有很多人并不认可目前的单极国际体系,但是单极世界格局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

国际体系是指由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组成的全球性系统。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特别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是决定其特征

^① 例如,《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 1 期关于多极化世界格局是否形成的讨论。另参见,Lynn-Jones, Sean M.,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exp. ed.,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3; Joseph Nye, "What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92.

的关键因素。尽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深，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强，并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权力（power）具有实力和影响力（或控制力）的含义。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其经济力量、军事实力、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如果我们从构成权力的因素以及国际权力分配的现状来认识美国目前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我们便不难看出当前国际体系的单极性。

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这已经是人们所公认的国际现实。其他国家可能在某一两个方面实力与美国接近，但是，美国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却无可匹敌，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同时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及政治实力方面拥有像美国这样的绝对优势。1999年初，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感慨道：“今天美国在经济、金融、技术和文化（指广义的文化）领域都占有绝对优势，就其实力和影响而言，在近现代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跟它相比。”^①

虽然美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受到了来自欧盟、日本和中国的挑战，但美国仍然是现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和强大的国家。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字，1990年至1998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了27%，几乎是欧盟（15%）的二倍，日本（9%）的三倍。^②信息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快速的增长。尽管小布什执政最初的两年里，美国经济一度出现不景气，但最近几年美国经济逐渐得到恢复，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达到4.4%，超过七大工业国的平均增长水平。GDP总量几乎是紧随其后的日本的二倍，大大超过经合组织欧洲国家、欧盟15国和欧元区国家的GDP总量，差不多占七大工业国GDP总量的一半（参见表1）。另外，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03年美国的商品出口贸易额为7283亿美元，占世界出口贸易的9.6%，是仅次于德国的世界上第二大商品出口国；2003年美国商品进口贸易额为13031亿

① 转引自 Craig R. Whitney，“NATO at 50: With Nations at Odds, Is It a Misallianc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1999, A7。

② 转引自本书导论部分。

美元,为世界上第一大进口国;而商业服务贸易的进口和出口贸易额均居世界首位,大大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参见表2、表3)。

表1 经合组织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2000年价格和汇率计算					年增长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单位:10亿美元(Billion Dollars)					
加拿大	714.5	727.2	752.1	767.1	789.8	3.0
墨西哥	580.7	580.7	584.5	592.1	617.1	4.2
美国	9 764.8	9 838.9	10 023.5	10 330.0	10 782.5	4.4
澳大利亚	387.5	402.6	415.5	431.2	446.5	3.6
日本	4 746.1	4 766.7	4 749.8	4 876.1	5 068.9	4.0
韩国	511.7	531.3	568.3	585.8	614.9	5.0
新西兰	52.2	54.0	56.5	58.5	61.4	4.8
法国	1 308.4	1 335.8	1 351.6	1 358.0	1 385.9	2.1
德国	1 870.3	1 885.9	1 887.5	1 885.2	1 914.5	1.6
意大利	1 074.8	1 093.7	1 097.9	1 100.7	1 114.2	1.2
英国	1 438.2	1 471.3	1 497.3	1 530.2	1 578.2	3.1
所有经合组织国家	25 566.5	25 846.6	26 206.3	26 791.7	27 758.1	3.6
七大工业国	20 917.0	21 119.6	21 359.8	21 847.3	22 634.0	3.6
经合组织欧洲国家	8 809.1	8 945.3	9 056.1	9 150.8	9 377.0	2.5
欧盟15国	7 899.3	8 037.4	8 125.0	8 196.8	8 377.0	2.2
欧元区	6 063.3	6 163.3	6 218.5	6 253.1	6 373.3	1.9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OECD)2005年4月公布的统计数字(<http://www.oecd.org>)。欧盟15国指其扩大前的15个成员国。

表2 2003年世界商品贸易进出口居前五位的国家

(单位:10亿美元与百分比)

排名	出口国	出口额	所占分额	年增长率	排名	进口国	进口额	所占分额	年增长率
1	德国	748.3	10.0	22	1	美国	1 303.1	16.8	9
2	美国	723.8	9.6	4	2	德国	601.7	7.7	23
3	日本	471.8	6.3	13	3	中国	413.1	5.3	40
4	中国	437.9	5.8	34	4	英国	390.8	5.0	13
5	法国	386.7	5.2	17	5	法国	390.5	5.0	19

资料来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4*, p. 19,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tics_e/its2004_e/its04_overview_e.pdf。

表 3 2003 年世界商业服务进出口居前五位的国家

(单位:10 亿美元与百分比)

排名	出口国	出口额	所占分额	年增长率	排名	进口国	进口额	所占分额	年增长率
1	美国	287.7	16.0	5	1	美国	228.5	12.8	8
2	英国	143.4	8.0	11	2	德国	170.8	9.6	17
3	德国	115.6	6.4	18	3	英国	118.3	6.6	13
4	法国	98.9	5.5	15	4	日本	110.3	6.2	3
5	西班牙	76.3	4.2	23	5	法国	83.7	4.7	22

资料来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4*, p. 21,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tics_e/its2004_e/its04_overview_e.pdf。

从军事上看,美国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开支虽然曾连续出现缩减,但缩减的速度要比其他主要大国缓慢,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仍然保持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①“9·11”后,基于国际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需要,美国的国防开支大幅增加。2004 年美国的国防开支高达 4 605 亿多美元,位居全球之首,排在后面的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国防开支相加还不及美国的一半,美国在军事实力上处于绝对优势。(参见图 1、表 4)

表 4 2003 年、2004 年部分国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支出的比例(%)

国家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日本	中国
占国内生产总值	3.6	2.64	3.11	2.22	0.99	1.63
占财政支出	16.20	14.69	8.10	11.00	6.06	7.74

资料来源:《2004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图表 4)2003 年度部分国家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支出比例(%)。

美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也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根据美国巴特勒研究与发展(R&D)杂志的年度经费预测报告,2005 年美国的研究与发展(R&D)总经费将增长约 3.6%,从 2004 年的 3 010 亿美元增至 2005 年的 3 120 亿美元。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美国政府的研发开支,预计 2005 年政府研发开支将增长近 6%,从 2004 年的 920 亿美元增至 980 亿美元,而这其中又主要是美国防研发经费的增长,美

^① 参阅本书第三章表 3.1:1995—2000 年主要大国的国防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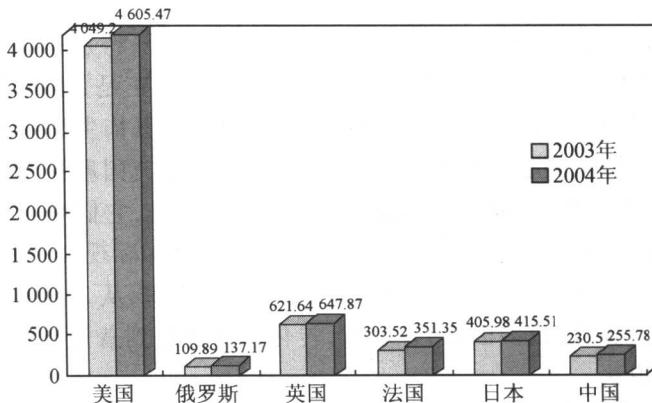


图1 2003年、2004年部分国家国防开支比较(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图表3)2003年、2004年部分国家国防费比较。

国国防研发经费占了美国政府研发开支增长中的主要部分,美国国防部的基础研究项目的研究经费将增长约8%。当然,美国的私营工业仍然是研发的主要投资者,近4年这部分资金增长平缓,2005年的增长率预计为近2%。^①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软权力方面,美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与美国相比,从麦当劳到微软,从好莱坞到哈佛。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票房收入在全球名列前茅。在欧洲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中,除非有规定要在黄金时段播出本土节目外,其他多为好莱坞的电影或美国的音乐节目。正如约瑟夫·约菲所指出的,世界上“所有的电影制片厂联合起来也无法打破好莱坞的垄断,因为如果规模重要的话,作为世界上影片产量最多的国家,印度本应该称雄世界。而且,它们所有的大学联合起来也无法动摇哈佛和斯坦福的地位”。^②

总之,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总体实力,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这种情况加剧了冷战后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性。美国在国

^① 英国《防务新闻》,2005年1月11日。转引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1077/3128543.html>,2005年5月5日。

^② 参见本书约瑟夫·约菲:《对历史与理论的挑战:作为“最后超级大国”的美国》,第170页。

际体系中无可匹敌的主导地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不安。世界上许多国家不满美国实力、市场与文化的强大和入侵，特别是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有些西方知识分子甚至指出，正是美国的傲慢自大和专横跋扈酿成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惨剧。^① 尽管如此，世界各国却不得不面对生活在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现实，而且令其他国家难以抗拒的是，它们对美国的需要往往超过美国对它们的需要。正是基于对这种国际现实的正视，中国学术界不断修正和深化对冷战后国际体系的认识，从 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的“多极（或多极化）”观点，转化为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一超多强”说法。

主张世界“多极化”的观点虽然注意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动态变化，但它没有认识到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现实，或者说试图否认这种现实。现在国际权力分配所发生的变化还没有引起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这种变化并未改变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单极性，也就是说，这种量变还未达到质变的程度。另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主张世界“多极化”的观点将多极化等同于民主化。然而，事实上，世界的多极化并不等于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建设有赖于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加强，需要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能平等相处，彼此尊重，相互合作。多极化未必能够给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19 世纪的欧洲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看，鉴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以及安全困境的存在，国际体系中实力相当的主要大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相互之间会进行激烈的竞争，甚至可能发生战争。

“一超多强”说法基本反映了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这种说法实际上认可了目前国际体系的单极性。我们承认国际体系的单极性，承认美国霸权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并不等于我们认可美国为所欲为的做法，这只不过是我们对客观现实的正确认识。我们只有认清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充分了解美国霸权的特征，才能制定出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对外战略，才能妥善地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① 参见，例如，Steven Erlanger，“In Europe, Some Say the Attacks Stemmed from American Failing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2001；和 Elaine Sciolino, “Who Hates the U. S. ? Who Loves I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 2001。

二、美国霸权与均势

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引起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不满，但是，美国霸权迄今为止却并未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衡。美国霸权将来会遭到制衡吗？如果不会，那又是为什么呢？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制衡。这一结论源于均势（balance of power）理论。均势理论的要旨是：“在国际政治中，实力超群的强国会促使和导致其他国家的制衡（balancing）。”^①其根据在于：“（1）单极体系本身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因为如果霸权不受到制衡，它就会产生有利于新大国诞生的环境；（2）新大国加入国际体系，会削弱霸权国家的相对权力，并最终使霸权国家失去自己的权力优势。”^②肯尼思·沃尔兹指出，冷战结束后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之所以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处于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家由于在国外承担了太多的义务，所以，从长期来看，它在权力方面享有的优势地位会逐渐受到削弱；另一个原因是，即使居于支配地位的霸权国家自我克制，弱国仍然会对其行为感到担忧，面对国际政治中权力失衡的局面，一些国家或者会努力增加自己的力量，或者与其他国家结盟，从而使国际权力分配重新达到平衡。^③ 沃尔兹认为，均势趋势已经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国际政治反映了国家权力的分配，一些国家与另外一些国家之间总是不断地达成均势，因此，被打破的均势总有一天会重新恢复；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无法具体预测均势何时出现，但是，现实主义理论可以预言将来必然会发生什么。^④ 沃尔兹在文章中写道：“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在于无法说清楚什么时候会再重新出现均衡，这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理论共同存在的一个局限性。”^⑤

^① Kenneth N. Waltz, “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World? A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December, 1991, p. 669.

^②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no. 4 (Spring 1993): p. 7.

^③ 参见本书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第 54 页。

^④ 同上，第 53—54 页。

^⑤ 同上，第 53 页。

冷战结束后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国际政治中还没有出现针对美国的制衡呢？对于这个问题，本书的作者们提出了各种迥然不同的解释。

威廉·沃尔福思同样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出发点，但他却通过对相对权力分配的分析，得出了与沃尔兹完全不同的观点。沃尔福思认为，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制衡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不管按照何种标准，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无论是大国之间的外在制衡还是内在制衡都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① 沃尔福思通过对相对权力分配的分析指出，冷战结束后之所以没有出现对美国的制衡，是因为在目前的单极世界秩序中美国实力大大超过其他国家，其他主要大国采取预防性制衡手段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门槛很高，制衡手段并非有效的方式；而且，在目前全球权力分配十分分散的体系中，维护单极秩序所需的实力门槛要比欧洲以前低得多。^② 因此，制衡不会成为目前其他大国的战略选择。

沃尔福思对当前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国际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任何体系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的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就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③ 而且，“一旦体系中形成了这样的门槛，如果权力仍进一步集中到处于单极地位国家的手中，这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体系的稳定性”。^④ 根据国际政治中相对权力分配的情况，沃尔福思认为，目前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国际体系具有以下特征：(1)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或者过去三百年中欧洲的任何其他大国）相比，美国同目前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要大得多；(2)美国要比欧洲体系中任何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拥有更加全面的实际力量组合；(3)美国已经获得了单极地位，换句话说，目前的现状就是美国处于优势地位；(4)美国的实力是“离岸的”（offshore），距离削弱了美国单极地位的突出性，降低了美国霸权的威胁性；(5)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所有其他强国都集中在欧亚大陆，它们相互之间更有可能产生各种企图和不满，而不会更多地考虑相距遥远的单极国家，在这种体系中，周围

^① 参见本书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100—101页。

^② 同上，第101—102页。

^③ 同上，第104页。

^④ 同上，第105页。

的威胁和机会更有可能阻碍体系制衡的发生。^①

斯蒂芬·沃尔特同样从现实主义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出现对美国的制衡。不过,他对现实主义的传统均势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威胁均衡理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沃尔特分析的焦点不是集中在权力上而是集中在威胁上。他认为,“国家结成同盟是为了制衡威胁”。“威胁是权力、邻近性(proximity)、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共同作用的结果”。^② 沃尔特对构成威胁的四个因素权力、邻近度、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进行了分析,综合了沃尔福思、伊肯伯里和其他人对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积极制衡美国的解释。沃尔特还指出,世界上其他主要大国相互推卸责任、缺乏信任、不能成功地进行战略上的协调,这些也是它们共同制衡美国霸权的主要障碍。^③

约瑟夫·约菲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从权力分配量的变化对国际体系所做的分析,从后现代理论出发强调了当代国际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他认为,没有出现传统均势理论所说的对美国的霸权制衡,是因为美国所拥有的权力的本质已经不同于以前。约菲指出,“如果不了解权力(power)的后现代性,就不能很好地应对权力集中”。“‘硬’权力——人与导弹、枪炮与船舰——依然非常重要。它仍然是权力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就日常交往来说,‘软权力’这种新的说法更有意义。它‘不那么咄咄逼人,比较隐蔽’。它源自‘观念的吸引力’,具有‘设置议程’(agenda setting)的作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影响力,可以给予合作者巨大的回报,例如,巨大、成熟的市场”。^④

约菲认为,霸权国家不仅应该拥有能够抵挡所有挑战者的威慑力,而且必须拥有充裕的可用权力,对国际制度和其他国家有强大的影响力。就此而言,历史上只有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而且是惟一的霸权国家。无论是在军事权力即硬权力,还是在文化—经济权力即软权力方面,美国在世界上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然而,美国虽然享

^① 参见本书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105—109页。

^② 参见本书斯蒂芬·沃尔特:《维持世界的“失衡状态”:自我克制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第133页。

^③ 同上,第134—140页。

^④ 参见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优势,但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美国利益所系,美国的国际行为已不同于传统强国。过去,制衡世界强国的联盟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形成,是因为扩张和战争是世界强国的本性。约菲认为,“美国令人懊恼、专横跋扈,但它不侵占他国。美国总想对别人发号施令,自己却恣意妄为,但是,美国不会为了领土和荣誉发动战争”。^① 约菲指出,美国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后农业时代“以信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已经摆脱了利润与(领土)占领之间的关系”,“侵略已经不再像在以往的时代那样有利可图”。^② 在软权力方面,美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与它相比。“这种软权力(向外辐射的文化与具有吸引力的市场)靠的是吸力(pull)而不是推力(push);靠的是自愿接受(acceptance),而不是强迫接受(imposition)。它也不是依靠以多胜少”。^③ 这说明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本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虽然是一头巨兽,但它是“温顺的大象”而不是“好斗的暴龙”。美国霸权的这一特点大大降低了它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性,其他大国在没有受到战略威胁的前提下,难以结成传统的安全同盟共同制衡美国。

约翰·伊肯伯里从自由制度主义角度解释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冷战后得以继续存在的原因。伊肯伯里认为,这种秩序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1)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确立起来的,是一种基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以及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由安全同盟、开放的市场、多边制度等组成的,多层次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在冷战时期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对抗苏联权力和共产主义的扩张,一是消除西方国家内部权力不平衡可能引发的对抗。(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逐渐确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对美国的权力起到了约束作用,制度降低了权力所带来的回报。美国之所以不得不克制和约束自己的权力,成为制度的建设者,是因为美国为了维护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降低维护秩序的成本,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只有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其权力感到放心,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才会同意生活在美体

^① 参见本书约瑟夫·约菲:《对历史与理论的挑战》,第169页。

^② 同上,第169—170页。

^③ 同上,第170页。